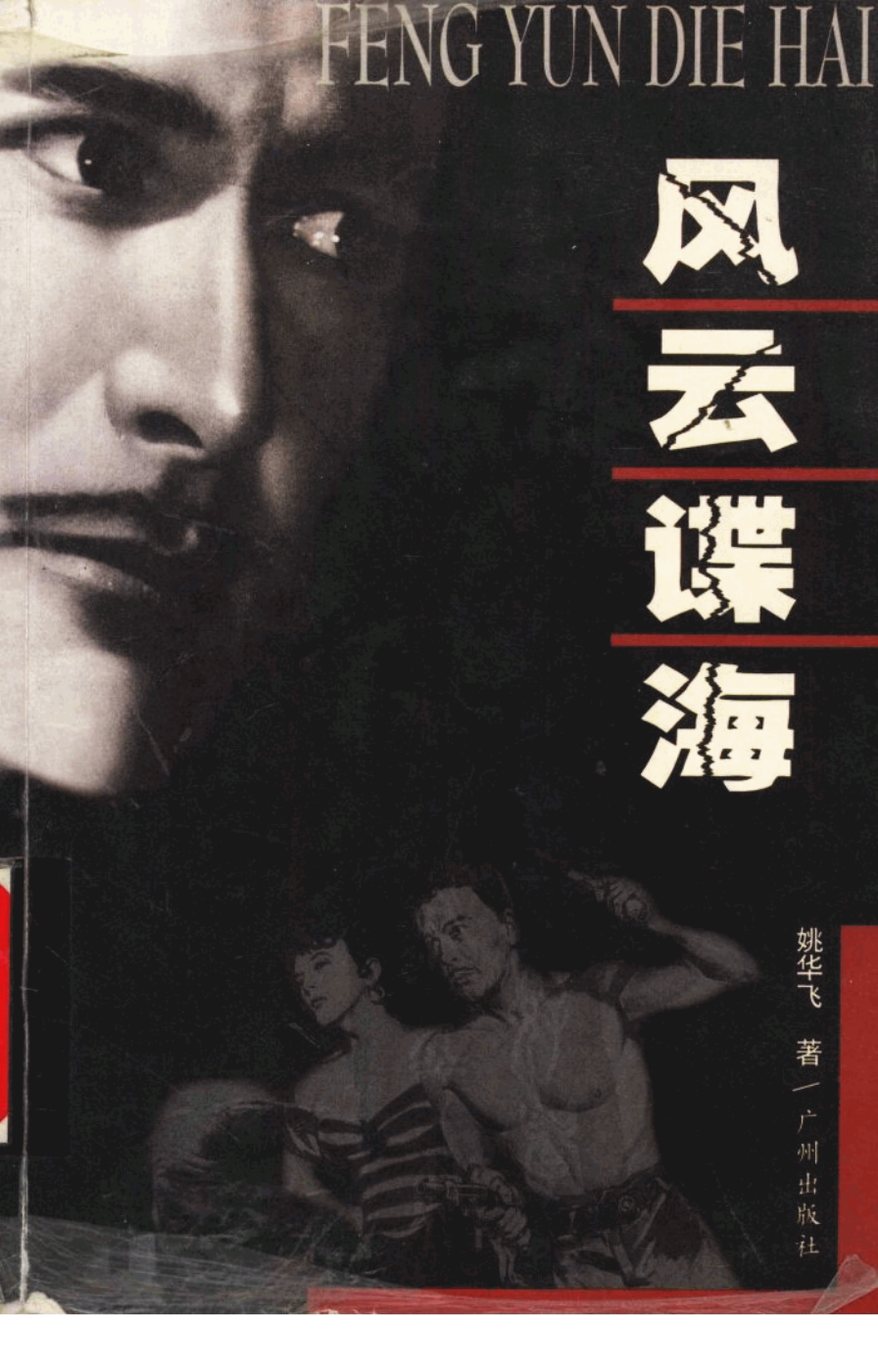


FENG YUN DIE HAI

风云 谍海

姚华飞 著
广州出版社



103105 FENG YUN DIE HAI

风云 谍海

姚华飞 著
广州出版社

风云谍海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东风中路 503 号 邮政编码:510045)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茂名市计星路 60 号 邮政编码:525000)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5 万字 印张:13

印数:1—10000 册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发行人:黎小江 责任校对:永辉

责任编辑:何发斌 装帧设计:建华

发行专线:020—83550968 020—83554068

ISBN 7-80655-014-3/K·3

定价:25.00 元



作者简介

姚华飞，原名姚留宝，笔名海波、秦岭雪等。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有军旅生涯20年，现在上海《谍海瞭望》杂志工作。已发表小说、故事、散文、随笔等千余篇，400多万字，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谍海情网》、《没有地址的信》、《烟雨谍海》等，还出版了反间谍专著《环球经济间谍战揭密》，散文随笔集《山野萤火》，以及侦探故事系列《智破疑案》（1—4册），《智破疑案007》等。

目 录

前尘往事

- 罗森堡事件缘由…………… (1)
- 元首与杀手之恋…………… (9)
- 花环下的“人体炸弹”
- 拉吉夫·甘地遇刺…………… (19)
- 辛迪儿是个谜
- 诱骗瓦奴奴的女谍异国露面…………… (32)
- “星球大战计划”被窃迷案…………… (41)
- “彩虹战士”号被炸…………… (53)
- 蘑菇云背后的谍影…………… (67)
- 血洒检阅台
- 行刺萨达特秘录…………… (79)
- 切·格瓦拉之死…………… (93)
- 行刺丁·路德·金档案…………… (104)
- 神秘的谍报王国
- 中情局谍海纵横五十年…………… (118)
- 树干上的红缎带
- 间谍小说家失踪迷雾…………… (132)
- 声纹侦破行刺大案
- 阿基诺遇难迷雾…………… (140)
- “巴巴罗沙”计划中的情报战…………… (158)

“茶花女”特工	(173)
“米老鼠”谍影	(179)
震惊全球的间谍案	(181)
英国谍报机关的新招	(190)
蛇 杀	(196)
007 客机被击内幕	(210)
圣诞之夜的神秘行动	(220)
他出卖了数千份绝密资料	
——波拉德间谍案写真	(232)
中央情报部晚宴上的枪声	(248)
台湾谍报机关与克格勃交往秘录	(264)
克格勃档案中的蒋经国卷宗	(274)
截取暗杀指令	(285)
“核武梦魇”的破灭	(295)
神秘的“梅竹兰菊松”	(306)
挪威和俄罗斯间谍风波	(316)
一枚邮票使谍报头目皇冠落地	(324)
“008”号电文	(338)
“三驾马车”式的超级间谍	
——波波夫谍海传奇	(351)
行刺杜鲁门	
——布莱尔大厦前的枪声	(365)
假情报害死了功勋元帅	(376)
电脑窃贼与电话特工	(385)

前尘往事

——罗森堡事件缘由

50年前曾有一桩间谍案被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称为“世纪大罪案”。美国一对平民夫妇埃塞尔·罗森堡和妻子伊瑟尔被指控向苏联提供了有关原子弹的机密，被美国以叛国罪处以极刑，留下了一对无依无靠的孩子。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罗森堡当年的苏联上司重返美国，向世人细说这对夫妻因同情共产主义事业而失去宝贵生命的前尘往事。人们从这里可以知悉惨遭杀害的一对冤魂的前因后果，也可了解究竟谁才是真正原子弹间谍。

上篇：电椅上的冤魂

1996年8月的一天，82岁高龄的亚历山大·费克里索夫应美国有关方面的邀请，再一次来到纽约，后又来到了曼哈顿，来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又看见了滨河大道那张长椅子，50年前的一切又呈现面前。这位退休谍报人员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好象又看到了和自己风雨同舟的战友，电椅上一对烧焦的冤魂浮现在他的眼前。

“我要呐喊，我要大声疾呼，呼唤我的战友罗森堡夫妇……”

50年前，也就是1946年8月一个闷热潮湿的夜晚，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情报官亚历山大·费克里索夫坐在长椅上向他的美国朋友传达以后与苏联保持联络的办法……。他留下了1000美

金给罗森堡以备急用。会面结束时，两人站起来互相拥抱，然后各奔东西，从此一别，再也没有相见。

之后，费克里索夫成为克格勃驻华盛顿的头目，而罗森堡和他的妻子伊瑟尔却被指控向苏联出售原子弹制造细节判处极刑。一直到死，罗森堡夫妇始终不承认自己与原子弹间谍有联系，他们称自己是被“政府的阴谋”所陷害。而苏联出于自己的谍报工作需要，也一直否认罗森堡夫妇曾向苏联提供过任何情报，同时也拒绝公开与此案有关的任何资料，一直到1989年以后克格勃大厦倒塌也没有承认与此案有关。

在老布尔什维克费克里索夫的眼里，罗森堡是真正的英雄，这位出身于普通铁路工人家庭的人，在二次大战期间苏联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但事后却“遭到了苏联谍报机关的抛弃”。

费克里索夫说：“良心使我无法保持沉默”，“罗森堡夫妇很了不起，他们很同情苏联。罗森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愿意为自己的信仰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美国，中年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费克里索夫的。1960年至1964年费克里索夫以外交职业为掩护，在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任站长。1962年10月16日，在加勒比危机紧张的时刻，费克里索夫给他的朋友，美国国务院下属的ABC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约翰·斯卡里（后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挂了电话，并约定10分钟后在奥克希坚塔尔饭店会面。

这位苏联情报站长要求斯卡里转告美国领导人，如果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莫斯科将从“自由之岛”撤走自己的导弹。随后，他们又在希尔顿饭店的咖啡厅里会面。美国人说，国务卿对苏联的提法很感兴趣。于是奠定了和平解决险些酿成战争的基础。两天后，苏联政府声明，在古巴基地上的所有苏联导弹场被拆除。

今天，人到老年的费克里索夫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要把罗森堡夫妇的真实故事告诉世人，而当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监狱中受电椅酷刑而死的夫妇，“完全是两个屈死的冤魂。”他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有线电视网络发射台采访时说：“我在1943年和1946年时与罗森堡起码接头50次以上，罗森堡在帮助我们组织起工业间谍网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向苏联递送了一些绝密的军事电子方面的情报。”

但是费克里索夫证实：罗森堡夫妇在苏联获取原子弹机密的谍报活动中所担任的是微不足道的角色，罗森堡并没有“直接涉及从事在美国窃取原子弹机密的行动”。当年负责审讯罗森堡的法官艾尔文·考夫曼指控罗森堡向莫斯科提供核秘密这一行为“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费克里索夫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荒谬。

“罗森堡不该处死，因为他从未交给莫斯科任何有关原子弹的重要情报。至于伊瑟尔，她知道丈夫的间谍活动，但她未参与活动。他们一点也不懂得原子弹，在这方面并未帮助过我们。”费克里索夫还说：“伊瑟尔多次声明她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她只是知道自己丈夫的间谍活动，这并不能因此处死她，这是预定的谋杀。”

费克里索夫说：“我沉默了半个世纪，现在我要把这世纪冤案公布出来。”而且由于费克里索夫接近死亡，所以他不顾一切，在没有得到俄罗斯情报局批准的情况下就公开所有秘密。此外还应说明的是，费克里索夫是在得知美国政府已经公布了“韦诺纳”行动有关材料之后，才下决心揭开事实真相。促使他作出决定起关键作用的还有：与他同一年代干同样一工作的朋友阿纳托里·雅茨科夫的遗言。因为正是他成功地搜集了当年的原子弹情报。雅茨科夫死于癌症，在他临终时把朋友费克里索夫叫到病床边，让费克里索夫作出承诺，公开罗森堡夫妇案的真相。

一些美国谍报专家的观点是：罗森堡夫妇在“世纪大罪案”中的作用被夸大了。但谁也不怀疑罗森堡加入过苏联的间谍网，并帮助征募过特工，为莫斯科搜集秘密军事情报的这件事。

根据最近公诸于世的美国五十年代早期破获的苏联间谍在纽约和莫斯科之间的往来电报等资料来看，苏联至少安排了3个重要间谍去刺探“曼哈顿工程”——美国原子弹试验，而罗森堡夫妇与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冷战早已结束，“苏联已成为历史书上的一个名词，罗森堡案掀起的轩然大波似乎已被世人淡忘。”

罗森堡夫妇于1953年6月19日先后坐上电椅。联邦调查局开始认为，为了保留妻子一条性命，来照顾自己一对子女，丈夫会招供的，但他始终没有开口，于是联邦调查局把这位犹太教的牧师放进了监狱里，企图改变他倾向苏联的政治观点。罗森堡不听这一套，也没有交代和自己联系人的名字。最后，罗森堡夫妇被判死刑，罗森堡先被送上电椅，在他死后10分钟，其妻子伊瑟尔也被送上电椅。

美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论。丈夫和妻子在联邦调查局同时被处以极刑，使得两个可怜无辜的孩子从此成为孤儿，这在美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审判的结果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连当时的教皇都出面干涉，替罗森堡夫妇求情，然而还是无济于事。

随着不少当年的情报资料的公开以及知情人费克里索夫的述说，有关罗森堡案的大致事实应该可以清楚了。作家罗纳德·拉多什与人合作撰写了一本题为《罗森堡档案：寻求真理的过程》的书。他说：“现在没有什么好争执的了。大家都清楚罗森堡的确做过苏联间谍，但是，另一个事实现在也很明确，罗森堡没有向苏联人提供过核机密，他们夫妇俩不应该被判死刑。”

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前，苏联人

艰难地承担起打击德国法西斯的任务，在美国和西欧，象罗森堡夫妇那样，愿以任何方式帮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绝不在少数。据费克里索夫说：罗森堡还发动同学一起向苏联提供了美国在军事电子方面如雷达系统等重大项目研究成果的情报。但谈到自己所冒的风险时，罗森堡坦然地说：“我很认真地衡量过这事的危险，它只是红军战士袭击德国坦克时所冒危险的百分之一。”

下篇：美“原子弹父亲”原是间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研制原子弹而设立的“曼哈顿工程”，集中了科技界众多的精华。在战争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还决定投入 50 万人力，国会授权政府开支 22 亿美元，一切为了研制轰动世界的原子弹计划。

然而就在美国原子弹第一次爆炸后不久，苏联的谍报人员也搞到了有关研制原子弹的情报资料。美国联邦调查局为此加紧破案，而且对当时所谓“泄露核机密的罗森堡夫妇处以极刑。”

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在 1994 年 4 月，一位前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出版了名为《特殊任务——一个苏联间谍头目的见证》的书，其中揭露的事实震惊了全球。书中以确切的事实告知人们，四十年代几名主持研制原子弹的西方著名科学家才是苏联间谍，是他们将原子弹研制的机密交给了莫斯科谍报组织。正是由于这些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帮助，才使苏联在极短时间内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生产出自己的原子弹。这些 20 世纪中叶国际科学界的泰斗有：尼尔斯·波尔、恩里科·劳米、乔治·加莫以及罗伯特·奥·本海姆，他们从德国等地移居美国，然后成功地主持研制原子弹，其间都为苏联工作过。这本书特别提到，奥·本海姆博士曾帮助好几名苏联间谍安插进核研

制的机密单位。

这位前苏联克格勃头目的惊人之语，使得不少西方谍报机关人员深信不疑，而且激动不已，因为苏多普拉托夫是掌握了大量的克格勃内情的权威人物，他作品内运用的资料有一定的内幕性，有相当的份量，但这本书披露的内容也引起一些西方历史学家的质疑。美国历史学家在肯定该书披露大量斯大林时代克格勃内幕的同时，认为“原子弹之父”系间谍纯属道听途说，他们希望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能出面证实此事。

从那时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人力重新研究“原子弹间谍案。”

最近，美国谍报机关公布的“政府档案”显示，苏联所以能快速研制出原子弹，得力于尼尔斯·波尔提供的机密资料。波尔是“曼哈顿工程”制定操作者之一，他 19 岁还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由于天赋和功课成绩出众，就被联邦调查局抽调参加原子弹研制。但波尔却把美国原子弹最核心的机密提供给敌方研究人员。他提供的重要情报包括：原子弹连续反应的触发方法，把铀浓缩为制炸弹原料的步骤，以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日期等。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负责原子弹研究的头目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情况。

从联邦调查局解密资料得知，在 1950 年，调查局即有人怀疑波尔是苏联间谍，但却丝毫没有对他进行查处。如今波尔还健在，现年 71 岁，已从生物物理学家岗位上退休，住在英国剑桥市一幢朴素而典雅的砖屋内，身份仍是美国公民。

苏联的谍报网是庞大的，到 1930 年底，前苏联在美国的谍报网已包括码头工人、厂矿劳工、白领阶层、新闻工作者、科学家、专家和学者，甚至政府的最高层官员，连白宫也有其“代理人”……

为了传递情报，苏联谍报机关派驻纽约和华盛顿的特工，不

断向莫斯科拍发密码电报。

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处 1939 年开始截获并记录这些电报，却无法破译密码。到了 1943 年 2 月，美军谍报机构为破译截获电报，开展了一项艰巨的代号为“韦诺纳”的作业。他们发动各级谍报人员，全力以赴从一点一滴地译出了 2000 多份电报。虽然有些密码仍不能破译，但他们已经密查出了为前苏联工作的 100 多名间谍和“线头人物”。

在这份绝密名单中，就有著名的原子弹间谍如科学家克劳斯·福奇，技术专家恩科·芬奇，还有政府官员，包括财政部的哈利·德克斯特·怀特，罗斯福总统的助理劳其林·柯利。但美军总司令有一条死命令：“韦诺纳”作业发现的秘密绝对不能向外泄露，以免前苏联警觉密码已遭破译。为了保密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尽管证据确凿，象波尔这样的间谍却始终逍遥法外。

从已公布的“韦诺纳”绝密档案材料得知，波尔在 1949 年 10 月就开始秘密为苏联工作了。

在波尔刚开始研制原子弹工作的几个月后，回到纽约家中度假。一次，他与哈佛大学的一位同寝室密友沙维尔·塞渥易·萨克斯会面时，谈到自己现正参与原子弹研究工作，还谈及这种武器的杀伤力，并流露出一直与前苏联间谍机关联系。

1944 年 11 月 12 日，驻纽约的苏联领事馆拍电报给莫斯科，密令《工人日报》专栏作家瑟盖·库纳考夫与波尔会晤，他们认为波尔“头脑异常敏锐，见多识广，政治思想成熟”。电报还说，波尔交给库纳考夫一份有关“第二营地”的报告，并列举“极巨”的主要人物名单。“第二营地”是苏联秘密据点的代号，而“极巨”则是美国“曼哈顿工程”的代号。

美国谍报机关破译，莫斯科给萨克斯的代名叫作“老的”，而对波尔的代号则叫作“小的”，并将他们的名字交给了前苏联潜伏在美国的间谍埃塞尔·罗林堡。也许罗森堡夫妇被处极刑与

这份名单有关，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接触到“曼哈顿工程”机密。

由于波尔的功劳，才使在1945年4月24日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从容镇定。当杜鲁门总统告诉斯大林，说美国刚试验成功“一种破坏力非常强大的新武器——第一颗原子弹”时，对方反映的冷淡使美国人大惑不解。当时，斯大林拿着烟斗吸了一口烟说道：“我们希望你们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吧！”

其实，斯大林这次会议之前就不断接到有关原子弹的情报。例如有一份日期为1945年2月10日的克里姆林宫“绝对机密”报告，指出“原子弹第一次试爆日期已定”，对复杂的原子弹构造有详细说明。报告上端还有两个情报来源，代号“小的”和“查尔斯”，即“韦诺纳”档案中的波尔和克劳斯·福奇的代号。

1951年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一宗“涉及美国安全的事项”约谈波尔。他们给波尔看了《工人日报》专栏作家瑟盖·库纳考夫的照片，波尔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先后谈了两次，但波尔态度始终不变。美国特工还秘密调查了波尔在纽约的亲友，但始终没有对他采取过措施。1962年，波尔看到情况有些不妙，就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在著名的卡温迪什实验室任职，这时他已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子女，从此以后波尔一直定居在英格兰。

1996年10月，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了有关“原子弹间谍案”的部分材料，并说美军当年破译前苏联秘密电报中的“小的”，就是“原子弹之父”尼尔斯·波尔。9天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言人证实了此事。

为了进一步查清“原子弹间谍案”，美国谍报机关今年以来，召集学者和专家仔细分析研究当年的“韦诺纳”绝密档案材料，认为来日还会有新的发现，依据档案内容，“曼哈顿工程”计划内至少还有两名高层次间谍，他们的代号是“量子”和“鸟儿”，美国谍报机关至今没有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元首与杀手之恋

暗藏凶器的女护士

1970年9月1日，对利比亚国家元首穆阿迈尔·卡扎菲和他的共和国来说，是值得大庆的一周年纪念日。

这天，首都的黎波里披上了节日盛装。

天刚亮，一轮红日从地中海跃出，的黎波里的中心广场已是人山人海，人们穿着节日盛装，迎着那十面崭新的国旗，载歌载舞。

瓦蓝色的地中海轻轻扬波，远处不时传来咚咚的非洲鼓声……

早在8月31日，这里的卫兵就进驻了中心广场。

负责中心广场执勤的卫队成员，用现代化的精密探测器，检查了每一个角落。

当年6月，当卡扎菲宣布收回美国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卡扎菲恨之入骨，秘密和利比亚反对派勾结在一起，一连六次派遣刺客暗杀年轻的卡扎菲，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此刻，卫士们全副武装，身着草绿色军装，头戴贝雷帽，端着冲锋枪，守卫在国家领导人将要登上检阅台的过道处，警惕的眼睛搜索着每一个疑点。

广场上，人头攒动，笑语欢歌。在喧闹的人流里，有两个一

高一矮的中年男子，一个衣着平常，另一个也是一般人打扮。但他们举止怪异，神色惶然，瞅着广场外等候受检阅的排成方阵的队伍。

随着雷鸣般的掌声，阅兵典礼开始。

二十八岁的穆阿迈尔·卡扎菲出现在检阅台上，他一身绿色戎装，头戴黑色贝雷帽，英姿焕发，棱角分明的四方脸，两道浓眉下一双黑褐色的眼睛，自信、威武……

礼炮震天，军乐悠扬，人声鼎沸。

排成方阵的队伍走近检阅台前，齐刷刷注目向总司令卡扎菲行持枪礼。卡扎菲面带笑容，举起双臂一一还礼。

“利比亚，我亲爱的祖国！”

卡扎菲心潮澎湃。是他，卡扎菲，1969年9月1日率领这支队伍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把国家定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此刻，一名在阅兵中担任急救任务的女护士，身着军装，左肩挎着红十字箱，在检阅台下走来走去，乌黑的秀发遮住了她惶恐的眼神。她右手按着药箱，长吁了口气，想镇静一下自己的情绪。不一会，她又转动着美丽的眸子，迅速地扫视了一下检阅台，似乎觉得距离自己还远了点。

“啊！这一切都是那样的惊险！”

“前边是生路？还是深渊？”

她想从来时的路折回去，但又身不由己，似乎后面有四只眼睛在盯着她。

于是，她转过身，朝前走了几步。

多么艰难的步子啊！

“一个人窝窝囊囊地活着，还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这是她做人的信条。

于是，女护士咬了咬下嘴唇，用左手习惯地掠了一下美发，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检阅台，一闪身挤到年轻统帅卡扎菲的身

边。

高度警惕的卫兵犯了个经验主义的大错，一个个虎视眈眈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广场的人群里，搜索着是否会有彪形大汉的刺客第七次出现。他们恰恰没有留意眼皮底下化了妆的行动敏捷的女护士。

就在女护士快要挨近卡扎菲的身体时，她倏地从药箱里掏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抬手瞄准了卡扎菲的头颅。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女护士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卡扎菲下意识地扭过头来看见了她。俩人四目相遇，彼此像触了电似的。就在这奇妙的一瞬间，时间、空间、喧哗、思维仿佛都凝固了。

年轻的卡扎菲元首迷惑地、忘情地望着她，好像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正是他要寻找的终身伴侣。

英俊的年轻元首，痴痴呆呆地望着她。

而那位睁大双眼死死盯着卡扎菲的女护士，更忘记了自己这时是在干什么，她情不自禁地放下了握着枪的右手……

卡扎菲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位漂亮的小姐是来行刺的；女护士也似乎根本忘记了她的使命——丘比特神箭是这样奇妙，竟选择了这样一霎间，射中了两颗心。

军乐队奏出的进行曲好像变成了优美的圆舞曲。他和她的目光都流露出了温柔和爱慕，这是一种使语言失色的光。女护士的手慢慢垂了下来，枪口离开了卡扎菲的头颅。漂亮的脸颊上飞上了两朵红云，长长的睫毛忽闪了一下，眼里射出了两道更加热烈、大胆、火辣辣的光。

卡扎菲笑了，正要迎上前去，突然身边的警卫发现了。他们比卡扎菲更为迅猛地冲上去，像老鹰扑小鸡一样敏捷地抓住了女护士。

“唉哟！”

手枪落地的同时，女护士发出一声呻吟，几分娇态，几分温